

卷二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富沙

劉興我

梓行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義禮智天成浩然配平塞蒼冥可託六尺孤
能寄百里命閑閱水滸全傳論天罡地殺威名逢場何辨偽與真赤
心當報國忠義實堪欽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表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此乃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

唐千戈不息宋李石劉鄩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

道循環夾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張

英雄勇猛智量寬宏一條桿棒打

九朝皇帝班頭定四百年

書名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

撰者

富沙劉氏刊本

卷

元 施耐菴 撰

內容分類

卷二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編號

D868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富沙劉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李忠智深上山翫景



坐定周通出來見了和尚怒曰哥七却不與我報仇倒請他來裏裡李忠曰兄弟你認得這
個和尚否周通曰我若認得他時却不被他打了李忠咲曰這和尚我常和你說的三拳打
死鎮關西的便是周通納頭便拜智深答曰休怪冲撞四人坐定智
深曰周兄弟你听我說劉太公止有一個女兒赤老你若娶了教他老
人家失所你別選一個好的原定金子銀匹將在這里你心下如何周
通曰就依太公言語小弟再不敢智深曰大丈夫作事你要反悔周通
遂折箭為誓劉太公拜謝自下山去了李忠安排筵席款待數日引智
深到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四圍險峻只一條路上去
四下裡都是亂草看了回寨住了兩日要辭下山兩個苦留智深曰俺
今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曰哥七要去時難以相留將出自金
十兩送別去了智深離了桃花山從早直走到晚肚中又飢東觀面堂
猛听得鈴鐸之聲智深曰此處必是個寺院酒家且去那里投齋安宿
不知甚么寺院且听下回分解

全像水滸傳卷之一終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第六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浮踪浪跡往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弄刀兵 相国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无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却說智深來到此處乃是一個敗落寺院看那旧紅硃牌扁寫着瓦罐
之寺智深直入方丈叫曰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晌沒一個答應往
香積厨看時鍋也沒有智深將包裹放在盥齋神面前提了禪杖尋到
厨房後見幾個老和尚面黃肌瘦智深喝曰你們好沒道理酒家叫喚
沒個人應那和尚擺手曰不要高聲智深曰俺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討
頓齋吃有甚利害老和尚答曰你是活佛處來的長老合當倚齋相待
奈我寺裡破一個雲遊和尚一個道人來此把常住的僧都赶出去了
我這個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里智深曰他兩個甚名老和尚曰那遊
方僧姓崔法名道成綽號生鉄佛道人姓丘名小一綽號飛天夜叉這兩個无所不為智深
猛聞得一陣粥香提了禪杖到後面看時見煮一鍋粟米粥智深把鍋撥起來吃了幾口只

魯智深瓦罐寺投齋

智深听得道人嘲歌



見後面有人嘲歌智深提了禪杖出來只見一個道人挑着魚肉酒口裡嘲歌唱道
你在東頭我在西 你无男子我无妻 我无妻今猶尚可 你无夫時好孤恚

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智深跟到裡面看時見
綠陰樹下放着一張桌子鋪着盤饌當中坐着一個胖和尚近前坐着
個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也去坐着智深走入向前那和尚吃
了一驚便曰請師父同吃一盞智深曰你這兩個如何把寺壞了那和
尚曰師兄听小僧說在先敝寺田庄廣有僧衆也多只被廊下那幾個
老和尚飲酒撒潑把寺廢了小僧却得這個道人正要修整山門修蓋
殿宇智深曰這婦人是誰和尚曰這個婦人是前村黃有金的女兒他
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家私丈夫又患病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檀
越面取酒相待別无他意智深听了便曰老和尚戲弄洒家再回香積
厨來指着老和尚曰原來是你這幾個壞了寺院却在俺面說謊老和
尚曰師兄休听他說見今養着一個婦人在那里他兄你有戒刀禪杖
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走一遭看他和你怎來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吃酒肉我們
粥也沒得吃智深曰也說得是拿了禪杖再行方丈後見門關上了智深大怒一脚踢開

崔道成關魯智深



搶入行面只見崔道成杖條朴刀智深輪鉢鉢杖來問十四五合那崔道成圍智深不過却
待要走那崔道人却從背後拿刀攔來智深併了十合智深一來肚飢二來走多了路三來
當不住兩個生力却賣不破縱便走兩個也不來趕智深走了三里尋
思曰洒家包裹未曾取得路上盤纏沒有肚中又飢如何是好待要轉
去敵他不過信步望前面見一大林都是青松樹那史進在松林裡見
有人來探頭望了一望又入去智深回看認得是史進咲曰大郎做甚
勾當史進慌忙攙智深入林子裡坐下智深問曰大郎自在渭州別後
一向在何處史進答曰小弟自渭州相別去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安又
尋不着回到北京盤纏使盡以此在這裡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上緣
何做了和尚智深把前話說了一遍史進曰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請
哥吃些智深吃得飽了史進又曰哥上既有包裹在寺中我和你去
取二人各擎器械再回瓦罐寺來看見崔道成和丘小乙坐在橋上智
深喝曰今番和你開一百合道成咲曰你是我手裡敗將尚敢再來遂
與丘小乙併力殺來智深得了史進壯胆又吃得飽了却與史進來迎四人在橋下廝殺崔
道成被智深一禪杖打下水去那道人見倒了道成便走被史進趕上一刀砍死智深史進

智深殺道成一小



却入寺去見香積厨下那幾個和尚怕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却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入方丈後看那婦人亦自投井而死入房裡看時包裹已擊在彼未曾打開智深史進收拾房中衣服并些金銀包做兩包將寺奉火燒了二人厮趕行了一夜天色微明望見一個酒店到店內吃了酒飯智深問史進曰你要往那里去史進曰我要往少華山去投奔朱武晁蓋智深便打開包裹取出些金銀與史進弄還了酒錢各拿了器械出了酒店行到路口拜別史進智深自往東京行了八九日望見東京進城來到相國寺裡看時端的好一個大寺院道人報典知客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寬惡問曰師兄何方來智深曰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知客曰既是真太師長老有書同你到方丈去智深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來知客曰師兄你見長老可解了戒刀知客請出智清禪師禪椅上坐了智深來禮拜已畢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云

智直和尚合掌拜言今有敝寺檀越趙員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魯係延安府老神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魯達為因打死了人情願削髮為僧二次酒醉鬧了僧堂戕事人不能和順特投上刹万望禪師人員收錄幸甚此僧從後結果非常干

万海納珍重珍重

清長老看罷了來書便曰僧人且去僧堂暫歇用齋智深謝了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即喚

智深相國寺拜智清



戕事僧人來商談曰我師兄智真長老好沒分曉這個僧人他那里安置不得却推來與我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我清規如何使得知客曰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像出家人的模樣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寒門外菜園常被二十家破落戶侵害何不使他去當住持清長老曰說得是喚智深到方丈來長老曰師兄薦你来寺中做個戕事人員敝寺有所大菜園在酸寒門外岳廟間壁你去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担菜蔬餘者都屬你用智深曰本師着小徒討個戕事如何教我去當菜園首座曰當菜園也是個大戕事你當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個塔頭智深曰若有個出身明日便去清長老大喜先使人去菜園裡掛起庫司榜智深辭了長老同兩個和尚直出酸寒門外廨屋裡來住持却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個破落戶常在菜園內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榜文說大相國寺仰委當菜園僧人魯智深住持自今日為始並不許閑雜人等入園撓擾那幾個破落戶商談曰相國寺委個和尚魯智深來當菜園我們越他新到做個計較等他來時

破落戶假意賀智深



誘他去進營邊只假意賀他双手搶住他腳揪住他顛他下糞窖裡去要他一場商量已定却說智深來到解州安下那幾個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智深正出菜園地上看那

園圃只見那二三十個破落戶捧着些菓酒迎着笑曰聞知和尚新到住持我們勝舍敬來作賀智深不知是計却道是好意直走到糞窖相迎那一夥破落戶指望來顛智深誰知智深脚夫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胆正是左圖一片開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後人有西江月一首為証

慢進所前三五步 佇眸驚見夥村驢 心中藏毒 意裡似 勤渠 我這里 撫心自忖 他那里 嘿 踟躕 算他形勢 要坑予 踏步駕空天地濶 輪拳劈殺小猱儒 後人又有詩一首單道破落戶不量高低不識時勢要與魯智深用強有詩云

張李痴歌歌作王

假粧雅意甚週全

錯惹撞兇花太歲

火星照命險見亡

不知智深後來如何應對且听下回分解

魯智深拔起垂楊柳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話說破落有兩個為頭的一個叫做過街鼠張三一個叫青草蛇李四這兩個接智深來到糞窖邊智深曰你們既是隣舍都到解州裡坐張三李四便拜在地

上只指望和尚來扶便動手智深見了心中疑曰這夥人莫不要跌我且向前去張三便動手智深一脚踢下糞窖去李四又來亦一脚踢下去兩個都踢下糞窖去一身臭穢那眾落戶都要走智深喝曰但有走的便教他下去眾落皮都不敢動那兩個立在糞窖裡叫師父恕饒我智深喝曰你眾人扶起那眾人扶起了智深笑曰兀的蠢物你且去菜池裡洗了來兩個潑皮洗了一回眾人脫件衣服與他穿了智深曰都來解州裡坐話智深坐了指着眾人曰你這夥是甚麼人敢來戲弄洒家那眾人一齊跪下曰小人祖居此地這片園是我們酌飯碗寺裡幾番計較奈何我們不得師父是那裏來的我等情願伏侍師父智深曰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只為殺得人多因此出家休說你這二三十人便是千軍萬馬我也不怕眾落皮拜謝去了次日眾人買酒來解州請智深居中坐定三十潑皮輪流奉酒吃到半日正喧哄間忽听得烏鴉叫眾人曰把梯子

林冲看智深使禪杖



上去折了那巢智深曰不消都來外面看洒家折便了智深走到樹邊把直裰脫了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接住上截把身一換將那楊柳樹帶根拔起衆衆皮大驚曰師父如此力大莫不會使棒智深曰你們要看使棒洒家便使與你們看便取出渾鉄禪杖使了一回衆人一齊喝采只見牆缺邊立一箇官人豹頭環眼燕頤虎鬚八尺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喝彩曰使得好棒潑皮曰教師喝采必定是好棒智深問曰那軍官是誰衆人曰這官人是八十万禁軍鎗棒教師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曰與我請來相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個相見了就槐樹下一同坐定林教頭問曰師兄何處人氏智深曰我是關西魯達只為殺得人多因此為僧年幼時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便與智深結為兄弟只見侍女錦兒慌忙叫曰官人你要坐娘子在五岳樓過來撞見個奸詐把娘子攔住在

那里林冲慌忙曰却再來望兄別了智深急和錦兒逕到五岳樓看時見幾個人拿住彈弓立在欄杆樓梯上一個後生把娘子攔住曰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娘子紅了臉曰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家子女調戲林冲赶到眼前喝曰調戲良人妻女當得何罪却要下拳打時認得是高衙內那高衙內是大尉螟蛉之子高

富安設計與高衙內



休不曾有子過房叔伯弟兄高二郎兒子為子高休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專一淫污人家婦女人怕他权势都叫他做花七太歲當時林冲見是高衙內方住了手那些閑漢一齊來効曰衙內不知是你娘子冲撞休怪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高衙內衆漢勸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引妻子并錦兒行出廊下當智深提了禪杖引着破落户搶入廟來林冲曰師兄那里去智深曰我來幫你們打林冲曰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本待要痛打那厮看本官面上智深曰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麼俺若撞見他教他吃我一百禪杖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曰師兄說得是智深曰但有事時來喚洒家言罷各別回歸高衙內回到府中細問門下有一個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心事道前日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衙內曰你猜我何事心中不樂富安映曰衙內是思想那兩不的小人有一計便得他來衙內門下虞候陸謙與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藏在陸謙樓上擺着酒食却教陸謙去請林冲來吃酒小人便去他家對林冲妻子說你丈夫和陸謙吃酒一時被酒醉倒教娘子快去看哄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看着些甜話兒調弄他不由他不

衙內樓上戲林冲妻



高衙內日好計策即喚陸謙來分付了次日陸謙也沒奈何要奉承公子却顧不得朋友林冲連日悶悶上街去只見陸謙走到叫曰何故連日不見兄長林冲曰心中懷悶不魯出去陸謙曰我同兄長去吃兩盃酒林冲遂行陸謙出門叫阿嫂曰我和哥也到家去吃兩盃酒林冲曰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陸謙曰我和兄長去樊樓上吃兩盃酒個上到樊樓坐下叫酒保取酒來兩個叙說閑話林冲吃了八九盃酒起身下樓投東巷內淨手只見錦兒叫曰官人尋得我苦官人和陸虞候出來了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忙來家裡對娘子說教頭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口氣出便跌倒了教娘子快去看視娘子就連忙托隔壁王婆看了家我和娘子眼那漢子直到太尉府前一個人家樓上桌子擺着酒食不見官人只見前日在岳廟裡囉哩的後生出來曰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我慌下樓時只听得娘子叫苦因此我到處尋官人不見撞着賣藥的張先生說官人在樊樓上吃酒總尋到此官人快去林冲吃了一驚知是陸謙家裡急跑到陸謙家樓上只听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將良人妻小閉在這裏衙內叫曰娘子可恨見便是鐵石人也斗得回轉林冲喝曰大嫂開門那婦人听得是丈夫

衙內害病都管問安



聲音急開了門衙內大驚便開窗門跳牆走了林冲上樓不見高衙內問妻子曰不曾被他點污娘子曰不曾林冲把陸謙家打得粉碎領了娘子回家拿了一把鮮腕大刀逕到樊樓上尋陸謙不見了忿怒而回娘子劝曰你休得要胡做我又不曾被他點污官人罷休林冲曰耐這陸謙我和他如兄弟一般也來弄我娘子苦劝不听陸謙只躲在太尉府中不敢回家林冲尋了三日並不見面第四日智深尋到林冲家相探問曰教頭連日不見面林冲答曰小弟事冗不曾來探得師兄既蒙下顧且和師兄上店飲酒把這件事都放開了且說高衙內自那日樓上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此府內臥病陸謙和富安來看衙內見形容憔悴問曰衙內何故如此精神消瘦公子曰我為林冲妻子兩次不能得勾又吃他一驚這病越添重了二人曰衙內且寬心都在我兩個身上正說間府裡老都管也來看病問了衙內病根出來富安接着都管議曰若要衙內病好除是稟告太尉得知害了林冲得他妻子這病便好不然衙內休矣都管曰便稟知太尉无妨都管來見太尉稟曰公子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妻子相思病太尉曰公子幾時見了他都管將前事細說了一遍太尉曰我有計較喚陸謙富安入後堂分付如此如此明

高休節堂屈提林冲



日便行却說林冲和智深行到閱武坊口只見個大漢拿着一口寶刀說道屈沉了我這寶刀无有識者林冲所得看了刀曰好刀你要賣幾貫錢那漢曰索錢三千貫林冲口一千貫

當時我便買那漢曰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曰只是一千貫那漢嘆口氣曰金子做生鉄賣了罷林冲曰跟我來取鉄典你林冲別了智深自引賣刀的回家裡取鉄典他就問那漢曰你這刀那里得來那漢曰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食故將來賣那漢子得錢去了林冲將刀看了曰端的好口宝刀次日兩個承局來叫林冲言太尉鈞旨說你買一口好刀就教你將去比看林冲想曰就是那個去報知了林冲拿了刀隨承局來到府前林冲立住了脚承局曰太尉在裡面教頭進來又進了兩三重門到裡面看時都是綠欄杆承局曰教頭在此少待我入去禀太尉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見牌額上有四個青字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這節堂是商議軍机大事如何敢无放輒入急待回身只听靴声

响林冲看時却是本官高太尉林冲挑刀跪下太尉喝曰林冲又无呼喚安敢擅入白虎節堂你手裡拿刀莫非來刺殺本官林冲禀曰家恩相便兩個承局恰終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曰胡說左右與我拿下而傍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拿下太尉曰于執利刃擅入節堂欲殺本官教左右拿下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曰且把刀封了

府尹勘問林冲苦情



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勘問明白處决府幹將林冲押去開封府將太尉言語對府尹說了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問曰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林冲告曰恩相明鏡念林冲雖是愚鹵頗知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為因前月念八日小人的妻子去岳庙还香愿正迎着高太尉的公子把小人的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次後又使陸謙賺小人吃酒却使富安來騙小人的妻子到陸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兩次離不成姦皆有人証林冲自買這刀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喚小人將刀去看因此小人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裡去不想太尉設計陷害林冲望乞恩相作主府尹听了林冲口詞典了府幹回文把林冲監下有個孔目孫定為人十分好善人都叫做孫佛兒他明知這件事在府尹前禀曰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全他府尹曰高太尉批仰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怎周全得

他孫定曰看林冲口詞寔死罪的人只是拿得兩個承局招認只得問林冲不合腰懸利刃

入節堂合杖一百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去太尉前稟說林冲口詞高休情知理短只得

林冲酒店拜別丈人



准了府尹回來把林冲斷一百杖刺了面頰配滄州牢城上了一面七斤鉄葉護身枷差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衆隣舍與林冲的丈人張教頭同到州橋下酒店中坐定張教頭取銀贖發公人訖林冲對丈人曰我時乖運蹇吃這場屈官司自家泰山錯愛將今愛嫁事小入已經三載雖未曾生兒女並無半點相爭今小人配去滄州生死未保娘子在家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况他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耽誤前程小人今日就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張教頭曰你是天年不濟遭了橫事今且权去滄州避難天可憐見早晚放你回來依旧夫妻相會老漢明日便取女兒并錦兒回家共養贍你休憂心林冲曰若不依允之時我不得命回家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曰既然如此权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再嫁便了遂教酒保討紙筆與林冲寫云

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正此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委是自行甘願亦非相逼恐後无憑立此文約為照

林冲寫了休書正欲付與丈人收訖只見妻子和錦兒包着一包衣服哭入酒店林冲接着

陸謙買公人害林冲



曰我有句話已寫過泰山了立此休書在此萬望娘子休怪我回自行招嫁那娘子大哭曰我又不曾有半點兒汚名如何把我休了林冲曰只恐誤了娘子青春張教頭曰我兒放心雖是林冲恁的主張我終不把你再嫁便是那娘子曰他只顧我被高衙內那厮逼騙故此意叫我嫁人當下叫錦兒將衣包付與林冲近前拜了四拜曰丈夫路上小心莫只為妾致有憂稍道罷自和錦兒去了

了少頃只見錦兒走來報說娘子歸家自縊身死了張教頭並林冲所罷放声大哭昏絕在地衆隣舍救醒張教頭曰女兒既為你死節省得你路上掛心林冲哭別丈人并隣舍自和公人去了張教頭回家買棺木收殮女兒埋葬訖且說兩個公人把林冲帶至便房監了各自回家收拾行李二人正在家裡束包裹只見酒保來說有一個官人在小人店裡教請二位端公說話重起薛霸便與酒保進來店中見一人頭帶一字巾身穿皂紗衫兒與重起薛霸作揖曰二位端公請坐一面教酒保擺下酒食那人袖裡取出十兩金子曰我是高太尉府中心腹人陸謙便是這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鈞旨交將這金子送與二位教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处就把林冲結果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理會二人遂收了金子各曰

重趙薛霸解押林冲



官人放心多是兩三程便有分曉。陸謙喜曰：「明日到地了時，必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作証，切不可相誤。」酒罷，三人各自分手。且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回家，取了行李，拿了水火棍，取出林冲押上路，行了三十里，到客店裡歇下。次日天明，打火吃了早飯，投滄州路上時，當六月炎天，林冲捧盞却發，脚走不動。董超喝曰：「此去滄州三千里路，這般樣行，幾時到得？」林冲曰：「小人捧盞奉發，這般炎熱，如何走得？」薛霸勸曰：「且寬慢些，看天色已晚，三人投店。」林冲打開包袱，取出銀子，買酒肉，請公人三人飲酒。董超又添酒來灌醉林冲，枷倒在林冲掙掙起來，帶枷，肩身不得。薛霸曰：「我替你洗洗。」林冲曰：「使不得。」薛霸曰：「出路人，那里計較得許多？」林冲不知是計，伸下脚來，被薛霸拿住，雙脚按在滾湯裡。林冲叫聲苦，急縮得起來，泡得脚面紅腫了。薛霸曰：「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見公人伏侍罪人？」薛霸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半句，自去倒在一邊。到四更，薛霸起來做飯，林冲起來，暈了，吃飯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起水火棒，催促林冲，脚上都是凍漿泡，尋覓旧草鞋，又不見，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出店，却是五更，林冲走不到三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走不動。薛霸

魯智深林内救林冲



罵曰：「若不走，便大棍打來。」林冲曰：「脚疼走不動。」董超曰：「我扶你走。」來到一座猛惡林子，公人帶林冲入這林子裡來，三個解下行李。林冲也靠着大樹邊倒了。薛霸董超曰：「我們要睡一睡，只怕你走。」林冲曰：「小人是個好漢，既已到此，決是不走。」董超曰：「那里信得你？要縛一縛。」林冲曰：「要縛便縛。」薛霸將索子把林冲連手帶脚網綁在樹上，兩個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們要結果你，前日陸謙傳高太尉鈎旨教我兩個下手，立等金印回話。」林冲聽說淚如雨下，便曰：「我與二位往日无仇，如何救得我時，生死不忘。」董超曰：「救你不得。」薛霸便舉起水火棍來，望林冲腦袋上打來，畢竟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釐。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千古高峰聚義亭 英雄豪傑尽堪驚 智深不救林冲死 柴進焉能擅大名 人猛烈 馬爭停 相逢較藝論專精

擺開縛虎屠龍手 來戰移山跨海人

薛霸正舉棍子，望林冲腦上劈下來，只見松樹後大喝一聲，跳出一個和尚曰：「洒家在這林子裡，听你多時，便舉起禪杖來，打兩個公人。」林冲看時，却是智深連忙叫曰：「師兄切莫動手。」

智深公人護送林冲



智深收住禪杖林冲曰非干他兩個之事都是高太尉使薛顯分付他害我智深扯出戒刀將索子割斷扶起林冲曰兄弟已所知你被官司俺却无处救得你及打探你斷配滄州酒家恐這路上害你俺一路眼將來見這兩個帶你入店去洒家也在那材店裡歇你五更出門時我先奔這林子裡等他兩個到來害你正好打他林冲曰既然師兄救我休害他性命智深喝曰不看兄弟面射把你們剝作肉醬你且扶我兄弟我担行李四人出得林外望見一座酒店四個入店喚酒保擺酒來公人問曰師父在那寺裡來智深咲曰你問俺時教高太尉害我別人怕他洒家若撞見那厮教他吃我三百棒杖吃了酒出了店門林冲問曰師兄今投那里去智深曰洒家直送你到滄州去兩個公人听了叫苦也智深却催一輛輕車與林冲坐了智深押住背後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又將自己銀子一路買酒肉與林冲將息行了十七八日將近滄州智深對林冲曰此去滄州不遠前路都有人家我如今和你分手取出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五兩與公人曰俺看弟兄面上饒你兩個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言罷叫聲兄弟小心拜辭去了董超薛顯林冲行了一程望見官道上十個酒店三個入店坐下酒保並不來問林冲把桌

酒保囑林冲投柴進



子敲道店家好欺客見我是犯人便不來相看店家曰你們不知道這裡有件大財主姓柴名進稱為柴大官人江湖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遺有舊書鉄券專一招接天下往來好漢常囑付我們酒店如有配犯的人教他投我庄上來我有資助他我若賣酒肉與你們吃得面紅他就說你自有盤費便不助你林冲听了對公人說我在東京常听人說柴大官人名字原來在這里我們前去投奔他便問店家曰柴大官庄上在何處店家曰前面大石橋邊大庄院便是林冲和公人行到橋邊見一所大庄院有四件庄客在板橋上坐林冲與庄客施礼曰相煩大哥報與柴大官人知道京師有件犯人送配滄州姓林名冲來見官人庄客曰少待通報了出來曰請進林冲入見那人生得顴眉鳳眼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紫羅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玉條環足穿一隻金線碌碌皂靴林冲施礼拜見柴進問曰足下是誰林冲答曰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怨了高太尉刺配滄州聞知大官人招賢納士故來相投柴進慌忙答礼曰小子失迎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光降賤地林冲答曰惶恐相投拜識尊顏夙生有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客席董超薛顯

柴進置酒款待林冲



一派坐下，柴進便教庄客將酒來請入後堂，分賓主坐定，酒食擺在桌上，勸了一巡。酒庄客報曰：「洪教師來了。」柴進曰：「教他進來相見。」林冲起身，見洪教師頭戴冠子，來到後堂，柴進便對洪教師曰：「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便是林冲，便讓洪教師坐。」洪教師便坐林冲就下，面坐了。洪教師曰：「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意待配軍？」柴進曰：「休小覷此人，他是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師曰：「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七流配軍人都來詐作鎗棒教師，來投庄上，誘些酒食錢米。」林冲並不作聲。柴進曰：「人不可貌相，休小覷他。」洪教師曰：「他敢與我比一套拳棒。」俺便說他是個直教頭。柴進曰：「且把酒來吃了，待月上來，比試吃過了。」五七盃，明月正上，照見廝堂裡，如同白晝。柴進便教庄客取十兩銀子來，與公人曰：「相煩二位，把林教頭頭棚開了，但有事務，却在我身上。」公人見了銀子，把棚開了。柴進又取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重曰：「二位比試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洪教師要爭這銀子，就把條棒，使個旗號，噙做把火燒天，劈柴進曰：「請林教頭較。」量一棒，林冲曰：「大官人，休笑，便橫着杖，使個擗草，蛇勢。」洪教師便使棒，蓋將來。林冲望後一退，那洪教師趕入一步，提一棒，又復一棒。林冲看見脚步乱了，被林冲把棒打中。洪教師

林冲與洪教頭比武



撲地倒了。柴進大喜曰：「將酒來把盞。」庄客扶着洪教師起來，羞慚滿面，自出庄外去了。柴進與林冲後堂飲酒，就將那一錠銀子交付林冲。林冲拜謝收了。柴進留在庄上數日，公人

便要行。柴進置酒送行，便修書兩封，分付林冲曰：「滄州太尹，管營差撥二位，都與某交厚，你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顧教頭。」林冲稱謝。次日，上枷，辭別柴進。三人投滄州來，明日遂到城裡，逕入州衙，下了公文，就帶林冲，參見州尹。州尹押了公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去。兩個公人領了回文，回東京去了。州幹送林冲到牢城營內，發在單身房裡。听候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要人錢物，若有人情送與他，時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若是無錢，將你監在土牢裡受苦。」林冲曰：「家兄指教，一二衆人曰：『管營的把五兩送他，差撥也把五兩，便十分好了。』」林冲依說，即取銀五兩，送入告曰：「差撥哥，些小薄禮，相送，休嫌輕微。」差撥受了曰：「這禮還是送與管營的，和俺的都往裡。」林冲曰：「這你只送你的，另有十兩銀子，煩你送與管營。」差撥咲曰：「林教頭，我也聞你是个好漢，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以後必然發跡。」林冲曰：「皆賴差撥照顧，又取柴大官人的書札相煩，將這兩封書，與管營差撥。」既有柴大官人的書，值一錠金了，少刻間

差撥押林冲見管營



管營來點你時要打你一百棍你便說一路來害病我便來與你支吾林冲曰多謝指教差撥將銀并書去了林冲曰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差撥將書并銀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

你奸漢又有崇大官書在此管營曰既是有書相薦須要看顧他便喚林冲來見管營曰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旧制新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林冲告曰小人在路感風病未痊差撥曰此人有病乞賜矜恕管營曰叔且寄下差撥曰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消了可教林冲去替換管營押了帖文差撥領了引林冲來到天王堂交差差撥曰教頭俺上分週全你看這天王堂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從早做工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没人情的撥在土牢裡求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曰謝得周全自此林冲只在天王堂內燒香掃地不覓光陰似箭早過了五十日差撥得公亦不来拘管他忽一日林冲偶出堂前閑走听得背後有人叫曰林武師如何却在這里林冲回頭看時認得是酒保李小二原在東京犯了官司得林冲救濟林冲曰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里小二便拜曰自從得恩人救濟小人投奔到滄州投奔王公店上主便留小人做些酒賣見小人勤謹他就把小兒招我做女婿如今又丈母都死了夫妻叔在營

林冲前遇李小二



前開茶酒店因討酒錢過來謝林冲入因何到此林冲曰我被高太尉陷害刺配到此今蒙我管天王堂幸得又與你相會小二就請林冲到店裡坐下喚妻子出拜恩人曰我夫妻正

无親眷今日恩人到此便是天降但有衣服拿來替你漿洗就款待林冲酒食至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請自此林冲得小二來往不時送茶湯來營與林冲吃林冲見他兩口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但林冲的衣服都是小二家漿洗忽一日有兩個人進小二酒店坐下一個似軍軍打扮一個走卒模樣那個軍官將銀一兩與小二曰與我整一席酒煩你去請管營差撥來此說話問你時只說有人請商議事小二到牢城裡請得二入到店那官人和管營差撥叙了禮管營曰素未相會敢問足下高姓那官人曰有書在此少刻自知小二排酒來相讓坐下飲了數盃那人與小二曰主人家我自伴當篩酒你休來我尋自要說話小二對妻子曰這兩個人來得尷尬言語聲音是東京人物又听得差撥說高太尉三个字來這人却與林教頭有碍你且去閣後听他子通些管營和差撥只听差撥道好歹要結果他性命正說之間裡面叫將酒來小二急去

陸謙請管營差林冲



換湯看見管營手裡拿着一封書四人又吃了几巡酒擎了酒錢管營差揆先去了次後那兩人也去了沒多時林冲入店裡曰小二哥連日好買賣小二曰恩人請坐小人正要尋你有緊要話說有詩為証

潛謀奸計害林冲

一線天教把信通

虧殺有情賢小二

暗中回護有奇功

林冲問有甚緊要緊話說小二請到裡面與林冲說曰終有兩個東京人在我家請管營差揆吃了半日酒差揆說出高太尉三个字來小人心下疑惑又着渾家去听見差揆應声道都在我兩人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個把一帕銀子并一封書與管營差揆收訖終出店去林冲曰那兩人生得甚模樣小二曰那官人五短身材白面微鬚約有三十餘歲那眼的也不長大紫糖面皮林冲驚曰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續候官那賊還敢來這裡害我若撞着我教這厮骨肉為泥林冲便去買了一把解腕尖刀前街後巷一地裡去尋小二夫妻嚇出一身冷汗次日林冲又去滄州城裡城外尋了一日都沒動靜林冲又來與小二曰今日又沒事小二曰恩人只是仔細防他林冲自回天王堂去了過了五日管營教喚林冲到所點視

管營差林冲守草場



所上說曰你來這裡許多時柴大官面情不曾提舉得你東門十五里有庄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料的都有常例錢取今是一休老軍看管你去換他來守天王堂林冲應了暗來典小二說今日管營揆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是甚主意小二曰恩人休要疑心保得沒事便好只是商得小人家遠了待过几日來看恩人便排酒與林冲吃了相別而去林冲和差揆揆草場來正是嚴寒天氣朔風凜冽紛下一天大雪二人到草場外看時四圍黃土牆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廩只見那老軍在裡面向火差揆曰管營差這休林冲來換你去守天王堂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曰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堆草自有數目你若買酒吃時拿這休大葫芦東去五里便有市井老軍和差揆回營裡來却說林冲安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壞了自思曰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叫泥水匠來脩理在土坑邊向了一回火竟得身上寒冷尋思恰纔老軍說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出來信步投東不上半里路看見一所古庙林冲拜曰匡神明保佑改日來燒香却又行一里見一簇庄家林冲逕到店裡庄家曰客人那裡來林冲曰你不

林冲出見火燒草場



認得這个胡荏，庄家曰：「這是草場老軍的，既是大哥來此請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鋒之禮。」林冲吃了一回，却買了一腿牛肉，一葫荏酒，把花鎗挑了便回。到晚奔到草場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庇護忠臣義士。這場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兩間草廬，已被雪壓倒了，放下花鎗，撇開破壁，入去摸時，火種都是雪水浸滅了。去床上拿條絮被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去那古廟裡坐到天明，却做理會。」將被捲了，挑着酒葫荏并牛肉，來到廟裡，把門掩上，並無隣舍。又沒廟祝，林冲將酒肉放在香桌上，把葫荏冷酒來吃，只听得外面燂燂，肢匕爆响。林冲出門外看時，草場裡火起，便入去拿鎗出門，听得前面有人說話。林冲伏在廟裡听時，是三休脚步响，直投廟裡來，推門却被林冲靠住了。三休立在廟簷下看火，一休說道：「這計好底。」一休應曰：「端的虧管營差撥用心。」一休說四下草堆放起火來，却走那里去，便逃得性命。燒了草場，也該死罪。林冲听得那人正是陸謙、富安和差撥。林冲暗想：「天可憐我，若不是倒了草廬，准定燒死了。」輕匕開廟門，挺花鎗，趕上後心一鎗刺死。陸謙要差被林冲劈腦擒番在地，踏住胸脯，取出尖刀，攔住陸謙臉面。

林冲刺死陸謙富安



劉着嘴曰：「誰走我自來和你无仇，你如何這等害我？」陸謙曰：「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得不來。」林冲罵曰：「奸賊，我和你自幼相交，今日又來害我，還說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陸謙心窩裡一刀取出，心肝差撥正扒起來，要差被林冲按住一刀砍下頭來。把陸謙富安頭都割下來，將三休頭髮結在一處，挺入廟裡供桌上，再將葫荏冷酒都吃了，提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行不三里，只見近村人家都來救火。林冲曰：「你們快去救火，我去報官府知道。」脫身而去。有詩一首為証：

凜凜嚴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紛。
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
望中隱匕接昆崙。

若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門。

林冲走到二更，草場已遠，見前面疎林內，一間草屋破壁縫裡透出火光。林冲投草屋來推開門，見中間坐着一个老庄家，周圍坐着四个後生。在那里向火。林冲向前叫曰：「眾位拜揖。」小人是軍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火烘一烘。庄客曰：「你自烘便了。」林冲烘身上濕衣，裹乾，見火邊煨着一壺酒，香氣冲起來。林冲曰：「小人有些碎銀，望煩分些酒與我吃。」老庄客曰：「我們每夜輪流守菜。」

林冲火向孔



園自吃也不勾那有分典你林冲曰沒奈何分些罷眾庄客曰好意與你烘衣服你不去時將來吊在這里林冲怒曰這厮無理將鎗挑起火柴頭望那老庄客臉上一批把那鬚髯都燒了眾庄客跳起來被林冲把鎗桿亂打一頓一伙也都跑了林冲曰且把酒來吃盡拖鎗出門走了一里路朔風一刮隨着山澗邊倒了當下眾庄客引二十餘人拖鎗拽棒起來只見林冲醉倒在雪地裡眾庄客向前綁縛解送庄院來五更時分把林冲解到那伙去處且听下回分解

林冲火向孔...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or secondary text.)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二

第十回 朱貴永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百字令詞

天下震怒 掀翻銀海 散亂珠箔 六出奇花飛滾 平填了
山中丘壑 皓虎顛狂 素麟猖獗 掣斷珍珠索 玉龍酣戰金
甲滿天飄落 誰念萬里閑山 征夫僵立 獅帶沾旗脚 色映戈
矛 光搖劍戟 殺氣橫戎幕 貌虎豪雄 偏裨驍勇 共典談
兵畧 須揀一醉 看取碧空廖廓

衆庄客吊打林冲



却說林冲醉倒在雪地裡被眾庄客向前綁縛解送庄院來庄童出曰大官人未起教人把林冲吊在門樓下及天明林冲大叫甚人吊我在這里那被火燒的老庄客教眾庄客只顧打打大官人起來林冲被打得掙挫不得只見一個官人出來問曰你們打甚麼人眾庄客答曰昨夜捉得一個賊那官人近前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庄客親自解下林冲看時却是柴進便叫大官人救我柴進邀到裡面坐下問曰教頭因甚到此林冲把燒草場之事說了一遍柴進曰兄長如此命危這是小弟的東庄且住幾日耳做箇教取衣